

New Vis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华文文学新视野

《暨南学报》“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栏目论文选集

第二辑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
《暨南学报》编辑部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New Vis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华文文学新视野

《暨南学报》“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栏目论文选集

第二辑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
《暨南学报》编辑部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文文学新视野:《暨南学报》“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栏目论文选集. 第2辑/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暨南学报》编辑部选编.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7

ISBN 978 - 7 - 5668 - 0699 - 4

I. ①华… II. ①中…②暨… III. ①华文文学—文学研究—世界—文集 IV. ①I1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8502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14

字 数:248 千

版 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7 月第 1 次

定 价:35.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 解读谭恩美《百种隐秘感官》中的“种族影像” …… 詹 乔 (1)
- 八十年代香港新诗述评 …… 古远清 (12)
- 叶维廉对道家美学的现代阐释 …… 闫月珍 (21)
- 全球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 饶芃子 (32)
- 由意象到图像：母题的生长与演进
- 海外华文文学母题研究之一 …… 杨匡汉 许福吉 (40)
- 以女性为基点的跨文化写作
- 论荷兰华人女作家林湄 …… 陈涵平 吴奕锜 (52)
- 无厘头文化探论 …… 尹康庄 (62)
- 论徐复观“老庄艺术精神”阐释之儒道汇通视野 …… 石了英 (75)
- 《漂木》：悠扬归梦与溘落生涯的纠结体验 …… 邓 艮 (85)
- 萧条异代不同时
- 《亚细亚的孤儿》与《倪焕之》对读 …… 曹惠民 司方维 (95)
- 华文文学研究新拓展的理路及其问题
- 以本人的研究为中心进行反思 …… 朱崇科 (104)
- 政治话语遮蔽下的不同女性文学境遇比较
- 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两岸文坛谈起 …… 樊洛平 (114)

2 华文文学新视野 (第二辑)

向北方: 自由飞翔的姿态

——论张翎的北方书写 胡贤林 (128)

华文文学史学与诗学研究的跨文化思考

——兼谈华文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发掘及文学史书写 ... 庄伟杰 (136)

身份的焦虑: 论 90 年代马华文学论争 王列耀 龙扬志 (144)

论海外华文文学跨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与表现形态 於贤德 (154)

隐喻视域下台湾“现代诗派”诗歌风格嬗变研究 郭 伟 (162)

从“左翼”到“现代”: 交汇中的延续和综合

——论战后至 1950 年代的香港诗歌 黄万华 (178)

中国维度下“天使岛诗歌”史诗性与文学性再解读 易淑琼 (189)

论汤亭亭在《孙行者》中的狂欢化艺术实践及其诗学意义

..... 许双如 (203)

解读谭恩美《百种隐秘感官》中的“种族影像”

詹 乔

【摘要】谭恩美在《百种隐秘感官》中营造的诡秘气氛具有特殊含义：姐姐琨实际上是妹妹奥利维亚的“种族影像”，即第二自我；通过琨为奥利维亚寻找记忆从而帮助她回归完整的自我这一贯穿全书的主线，作者暗示了重拾种族记忆和向祖居国的心理回归才是解决美籍华裔身份焦虑的出路。

【关键词】谭恩美；《百种隐秘感官》；种族影像；身份焦虑；种族记忆

谭恩美发表于1995年的第三部小说《百种隐秘感官》（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或名《灵感女孩》或《通灵女孩》）继《喜福会》和《灶君娘娘》之后又大获成功，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三个月。谭恩美以其高超的叙事技巧又一次将一个跨越中美两地的故事叙述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但谭恩美此次似乎一反过去写实的叙事风格，在作品中加入了大量迷信色彩浓厚的鬼神故事，使整部小说弥漫着一种亦真亦幻的神秘气氛。评论界对此褒贬不一。Michiko Katukani认为：“耸人听闻的轮回转世……让读者觉得不可信。”冯品佳也认为：“谭氏一味沉迷于毫无真实可言的神秘主义，使《百种隐秘感官》变得不可信，书中多次出现的阴阳轮回更是异想天开，耸人听闻。”^①就连作者自己也拿不准这部小说是否会成为人们“玩笑的谈资”^②。但也有评论认为这个故事“引人入胜……融合了鬼怪故事、爱情故事和探险记的所有因素”，是个“层次丰富的集爱情、

[基金项目] 广东省人文社科十五规划项目（批准号：03/04H2/05）。

① Giles, James R. & Giles, Wanda H. *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Vol. 173 [M]. Detroit: Gale, 1996. p. 288.

② The Salon Interview: Amy Tan, <http://archive.salon.com/12nov1995/feature/tan.html10/02/04>.

命运和魔法于一堂的故事”。^① 无论是褒还是贬，这些评论似乎都没有触及这些神怪故事的深层含义。谭恩美本人似乎也只是感觉受了这些“鬼魂”的驱遣而写作，并深信自己身边围绕着这些鬼魂：“我们无法看见阴人，但他们就在我们周围，而且多多少少引导着我们走向顿悟。”^② 谭恩美本人也许并不清楚这样的顿悟究竟指的是什么，但她的作品却一步一步地向我们展示了她内心的困惑和她有意识地解决这些困惑的途径。本文试图通过解读书中两个主要人物奥利维亚和琨来揭示隐藏在这些匪夷所思的故事后面的深层含义。

—

从表面上看，《百种隐秘感官》与主要探讨母女关系和东西方冲突的《喜福会》和《灶君娘娘》不同，但实质上这三部小说在主题上是一以贯之的，都探讨了华裔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之间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导致的冲突，以及第二代移民在完成了心理上对祖居国文化的认同后其身份焦虑的治愈。所不同的是谭恩美此次没有再借助母女关系的演绎，却通过描写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妹之间的纠葛探讨了华裔身份问题。

叙述者奥利维亚（Olivia）是一名职业摄影师。她是中国父亲和白人母亲所生的中美混血儿。奥利维亚自幼就被一种莫名的阴郁缠绕着，常常作出一些极其残忍的事情，比如说揪断活乌龟的头等。在奥利维亚六岁时，她的父亲在病逝前要求她的母亲把他留在中国的女儿琨（Kwan）带到美国来，与他们一同生活。自此以后，奥利维亚似乎找到了这股无名之火的源头。她把自己不受欢迎的原因归结为有了琨这个中国姐姐。琨的出现使她不得不面对她的血统中与中国有关的那部分，而这威胁到她纯正的美国身份，因而她试图否认。实际上，她的一半中国血统正是她忧虑的真正原因。奥利维亚七岁时没获邀出席阿特·林克赖特的演出会。这件小事一直“如鲠在喉”，影响着她的自信。书中虽然没有言明原因，但暗示了奥利维亚之所以被排除在阿特·林克赖特演出会的邀请名单之外与她的中国姐姐以及她自己的中国血统有关。因此她“恨透了琨，也恨透了自己”。对于同伴们对她的奚落，奥利维亚的反击是否认自己的中国血统，否认自己的姐姐，“‘那傻乎乎的中国佬是你的姐姐吗？嘿，奥利维亚，那是不是

^① Amy Tan. *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 [M]. New York: Ivy Books, 1995.

^② “The Salon Interview: Amy Tan”, <http://archive.salon.com/12nov1995/feature/tan.html10/02/04>.

说你也是个傻乎乎的中国佬?’我是如此的气急败坏,于是大叫道:‘她不是我的姐姐!我恨她。但愿她回到中国去!’”长大后,这种身份的焦虑表现为奥利维亚的婚姻危机。结婚十七年里,尽管她和丈夫西蒙志同道合、彼此恩爱,但她却一直生活在西蒙认识她之前的白人女友艾尔萨的阴影里,直到她渐渐失落了自己,以至于分辨不清西蒙对她的爱是真是假。同样,对于一直以来像母亲一样关爱着她的姐姐琨,奥利维亚也是像在儿时一样竭力回避。总之,在故事的前半部分,奥利维亚就像一只受伤的困兽一样横冲直撞、焦躁难安、失落绝望。其实,奥利维亚的这种困扰并不是孤立的。它也同样以略微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喜福会》的吴精美、苏·乔丹·罗丝、韦弗莱·钟、林娜·圣克莱尔,《灶君娘娘》的珠儿,甚至《女勇士》(汤亭亭著)的叙述者身上。简单地说,我们可以认为是社会现实中她们的双重文化背景和边缘社会地位导致了这种普遍存在于美籍华裔之中的身份焦虑。但如果深入到她们的内心深处,我们会发现产生这种焦虑的主要原因是她们对自己的身份,尤其是与中国有关的身份,把握不定,甚至拒绝承认,因此她们实际上已经丢失了一部分自我,成了不完全的人。如果说《喜福会》和《灶君娘娘》中的女儿们是通过认可了母亲们的传统而逐步靠近完整的自我,从而缓和了这种焦虑情绪,那么《百种隐秘感官》中的奥利维亚则是通过与姐姐琨的合二为一象征性地完成了文化身份的重塑。

《百种隐秘感官》重点刻画的是奥利维亚的姐姐琨,一个能与鬼神直接对话、知晓今生来世的人。琨能通灵的特异功能使得她成为全书最引人注目、也是最具争议性的人物。笔者认为正是由于琨的“不真实性”,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角色与叙述者之间不只是简单的姐妹关系。种种迹象表明,琨可以被看作奥利维亚的“第二自我”(the Second Self)。书中曾不止一次暗示奥利维亚和琨的这种关系:“一个大姐姐就是较大的一个我,又可爱又漂亮,只是更像中国人……于是我想象的就不是一个姐姐,而是另一个我,一个年龄大一点的我……”琨比奥利维亚大整整十二岁,即中国属相中的一个轮回,这不是没有特殊寓意的。况且,任何与琨有关的事都带有某种诡异色彩,比如她能够通灵以及具有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特异功能,她六岁时与同村的一个女孩一起被淹死后又借那个女孩的身体还魂,以及她最后的神秘失踪等。而且,琨与奥利维亚的交流最活跃、最有效的时间是在夜里,介于奥利维亚的理智不能充分运转的半梦半醒之间,“最终我是睡着了,其时她(琨)的故事正讲到什么份上,我总是给忘了。所以,哪一部分是她的梦,哪一部分是我的梦呢?它们又是在什么地方交错

的？我并不知道”。在梦中奥利维亚和琨得以暂时性地合为一体。乍一看来，奥利维亚与琨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奥利维亚出生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有一份独立而体面的工作，稳当地过着美国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而琨来到美国时已年满十八岁，因此她总是操着一口拼拼凑凑的洋泾浜英语。由于语言能力的欠缺，她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显得笨拙不堪。与她们外显的差异不同，她们的共同点是极其隐晦的。虽然全书没有大肆渲染这种种族歧视的现实，但我们仍能从奥利维亚对童年的简短回忆中找到蛛丝马迹。儿时孤独的奥利维亚常遭到同街区孩子们的嘲笑，以及她没有收到阿特·林克赖特演出的邀请，这些细节都暗示尽管奥利维亚自认为比琨更优越，但在白人同伴的眼中，她们都是一样笨拙的“中国佬”。她们的差异仅仅存在于被美国同化的不同程度上。还是具有“阴眼”的琨窥破了个中原因：“尽管我们俩有着所有那些显而易见的差别，琨却认为我和她非常相像。在她看来，把我们俩联系在一起的是一根广大无边的中国脐带，这根脐带带给了我们相同的遗传特征、个人动机、命运和运气。”奥利维亚和琨之间的反应极不相称。琨在奥利维亚的整个生命中都扮演着无微不至的母亲的角色，而奥利维亚对琨给予的爱护却是不以为意甚至是憎恨的，她总是不遗余力地逃避着与琨的接触。假如来自中国的琨在这里是她那个遥远国度的代表的话，那么奥利维亚所逃避的便是她自己血统中和意识里的中国性。以上这些细节都说明琨是作为奥利维亚被投射在另一个人物身上的“第二自我”而存在的。

文学作品中的“第二自我”首先是在欧洲文学中发现的。这一现象的普遍性甚至使得“第二自我”，或称“类我”（the Double），成为一种颇具体系的理论。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就说过：“艺术刻画心灵内部冲突的最自然的方式莫过于把它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表面上各自独立的人物代表了相互冲突对立的心理力量。”^①而美国华裔评论家黄秀玲发展了“类我”理论在华裔文学作品中的次类别。在其专著《解读亚裔美国文学》中，黄秀玲特立一章，不仅详细地列举了一些经典的“类我”理论，而且通过细读多个有代表性的亚裔美国文本，精辟地指出了“类我”现象在亚裔美国文学中的普遍性及其特殊的族裔及政治意义。她指出，正是亚裔与白人主流在美国社会现实中的权力差造成了亚裔移民独特的文化身份焦虑。一方面他们渴望被主流社会接纳因而希望摆脱自己的族裔特征，接受美国社会同化；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肤色和模样使他们永远地被排除在

^① 转引自 Sau-ling Cynthia Wong,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84.

高加索人种之外，因而同化只能是他们无法实现的梦想。这种两难的处境造成了许多亚裔移民的人格分裂，一部分是美国化的自我，而另一部分则是与生俱来的祖居国文化的自我。亚裔作家们敏锐地抓住了亚裔移民的这个心理特征，把这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系的两部分自我投射到两个或多个人物身上，把自我的内部冲突外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因而产生了与第一自我相应而生的“类我”。由于华裔所处的特殊政治历史语境，其作品中“类我”的形成与种族问题密切相关，因而构成了“类我”的一个次类别，黄秀玲称之为“种族影像”（Racial Shadow）。笔者认为黄秀玲的这一概念及观点很好地概括和描述了亚裔美国人的心理特征，为我们了解部分亚裔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和视角。

从黄秀玲对“种族影像”所作的界定和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①，《百种隐秘感官》中的琨正是一个“种族影像”。其“第一自我”奥利维亚对她的排斥和逃避恰恰是因为“种族影像”的到来引发了她对自我想否定掉的那部分的意识，因而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抗拒心理：“一个被极端同化了的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亚裔受到他/她的另一个自我的困扰，这个自我总是使他/她回忆起自己被否认掉的亚洲血统。种族影像致使主人公产生了厌恶和同情交杂的复杂情感……”^② 这就是为什么奥利维亚总是觉得琨“就像一只孤苦无依的猫，在我的心头摩挲”。而奥利维亚却每每为自己对琨造成的伤害“永远地愧疚于心”。

但是，相对于黄秀玲的“种族影像”理论，谭恩美塑造的这个“类我”形象又有了类型和特征上的延伸和发展。

二

一些研究“类我”的学者们强调的是“第一自我”与其“类我”的再度结合。比如埃德坚持认为：“假如‘类我’是成功的，那么将产生治疗性的性格交流或个性的再度融合……‘类我’文学的动机就是要促使被

^① 在传统的“类我”故事中，“第一自我”与其“类我”邂逅时常伴随着梦幻般不详的气氛；而且，“类我”常表现出反社会性。而黄秀玲则总结了区分“种族影像”的几个重要特点：一是与“种族影像”邂逅的事实既不能被否定又不能肯定；二是双方相似性和差异性共存；三是双方反应的不相称。同时，她归纳了“种族影像”的几个文本构成成分：“一个出生在美国的被同化了的第一自我；白人准则的国际化 and 拒绝亚裔身份；反对一个代表劣等‘亚洲’特性的人物的心理或外部的暴力冲突；以及迫使第一自我怀疑，假如不是修订，原先对接受的理解。”

^② Sau-ling Cynthia Wong.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92.

分裂的自我再次结合。”而凯普勒就断言：“对于第一自我而言，每一个关于第二自我的故事不同程度上都是一个有关塑造自我的故事，一个有关塑造全面发展的自我的故事。”其目的是要“拓展自我而不是要削减自我”。^①尽管黄秀玲认为“种族影像”与其“第一自我”将如何达到自我的完整仍然悬而未决，但她承认“由于命运的驱使，主人公与类我的邂逅带给他们不同形式的窘迫，使他们做好了自我再结合的准备：惊愕、愤怒、不可名状的耻辱、狼狈不堪、失败感，以及退缩的冲动”^②。在她的专著中论及的“种族影像”多数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促成了“第一自我”的人格扩充，他们的确是些影像般的人物，其代表是汤亭亭在《女勇士》的“羌笛野曲”中描绘的打人情节。其间叙述者无缘无故地折磨一个不愿开口说话的沉默女孩。这些影像人物较其“第一自我”多数处于劣势的地位，由于他们的沉默或逆来顺受提示着“第一自我”自身在一个以白人为主流的社会中的弱势地位，所以二者的邂逅通常给“第一自我”带来无可名状的伤痛，这“是种叫人清醒的伤害，它刺穿自鸣得意或自我保护的安逸的坚壳，撕下自我欺骗的所有面具，强迫人面对现实，在痛苦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的扩充”^③。

与他们不同，《百种隐秘感官》中的“种族影像”琨虽然带着新移民的明显标志：操着一口洋泾浜英语，但她在与“第一自我”的对峙中总是站在强者的一方。与她表面独立但内心困惑的妹妹相比，她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身份的焦虑。因此，相对而言，她的人格更具完整性。她对自己的中国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充满自信，并不遗余力地把这些传授给奥利维亚（在这一点上，她与《女勇士》中的勇兰倒十分相似）。她总是以不卑不亢的姿态应对任何对她不利的看法和态度。而更重要的是，正是她的主观愿望促成了“第一自我”由分裂到整一的心理愈合。

除了通灵，琨还被赋予了一种触之病愈的特异功能。她只需要轻轻地触摸就能判断出一个人的疾患，而当她把手放在患处时，患者会感觉“焦虑消失了，情绪平静下来，就像漂浮在一片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如果结合她对奥利维亚焦虑症的治疗来看，这种特异功能的象征意味简直是昭然若揭。而琨是通过唤起奥利维亚对前世的回忆来达到“治疗”目的的。

① 转引自 Sau-ling Cynthia Wong,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12.

② 转引自 Sau-ling Cynthia Wong,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12.

③ 转引自 Sau-ling Cynthia Wong,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09.

据琨说，奥利维亚的前生是中国太平天国时期一个远离故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孤苦无依的美国姑娘班纳，而琨则是一个名叫“女怒目”的独眼中国女孩。由于一次意外，她们结为朋友，共同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班纳为外国传教士翻译，而女怒目则为他们洗衣裳。在战乱纷繁的年代里，她们两人的友谊经受了一次次的考验，并在生离死别中定下了来世的约定。今世的琨不仅能同鬼魂对话，而且对前世今生各人的去向了然于心。自从她来到美国，就不分昼夜地实施她长达三十几年的帮奥利维亚找回记忆的计划。她先是通过睡前讲述自己在中国的故事来把她们共同的语言灌输给童年的奥利维亚：“琨把中文传染给了我。在我睡觉时，我通过自己的毛孔吸收了她的语言。她把她的中国奥秘挤压进了我的大脑，改变了我对世界的思维方式。”在这个家里，只有奥利维亚能懂得琨用中文叙述的长篇故事。接着，琨会引导奥利维亚回溯先前做过的梦以拾回记忆的碎片：“在那之前，你去了哪里？”直至奥利维亚具有了记住梦的能力。计划的最后部分是回到她们共同经历了生与死的故乡中国。就在奥利维亚的婚姻濒临破裂的时刻，琨成功地把她和西蒙带回到中国——那个她们共同植下记忆之种的地方。在经历了一连串离奇古怪的事件之后，奥利维亚彻底地恢复了过去的记忆，因此困扰她多年的焦虑感也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心灵的平静：

现在我又一次在望着天空……只是现在我不再感到它是希望的真空容器或恐惧的背景了，我看到的是它如此素朴，如此明显的原来面貌……只要我能记起去观望天空和思索它，我就能够用天空作为我的指南针。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都能够找到我穿过的混沌的路。我能够全心全意地寄予希望，而天空总是在那儿，能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

至此，琨完成了她“治疗”的全过程，功成身退了。作者安排了一个转世轮回的结局，让奥利维亚意外地有了一个极有可能是琨转世的女婴，这让琨最后的神秘失踪有了充足的理由，也很好地证明了琨是作为奥利维亚人格分裂而被投射出去的另一个“自我”。琨的消失暗示了奥利维亚两个分裂人格的合二为一，以及她双重文化身份的复归。

在这个“种族影像”促进“第一自我”成长的过程中，“记忆”的修复显然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对于个体而言，记忆是“自我存在的标志”，“记忆之链把过去之‘我’与现在之‘我’连接起来，构成一个稳固的自我。记忆链的断裂或记忆的丧失意味着自我意识的丧失”。而种族的记忆

与个人的记忆是紧密相连的，它是“一个民族在与自然界长期的生存斗争中形成，并铭刻在该民族每位成员的潜意识中，成为他/她‘日用而不知’的应付生存的惯常模式，并以之影响其后代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之总和”^①。琨教给奥利维亚的用“百种隐秘感官”来感受“鬼魂”的能力从某种意义来看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之总和”。在作者看来，奥利维亚的失魂落魄正是由于她的“记忆之链”断裂了，她无法找回过去的那个“自我”，因此在她体内现存的那个“自我”是残缺不全的，只有“一半”。而她作为美籍华人的身份要求我们必须从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现实和种族的角度去看待她的困惑。在种族歧视仍未完全消除的美国社会里，做一个华裔显然不是件光彩的事，正如奥利维亚的弟弟凯文所说：“带着块中国人的标志并不真的能够让你得到加分”，“人们正在把亚洲人取而代之，不给他们更多的空间”。因此要争取被白人社会接纳，就必须接受同化，必须抛弃自己不属于美国的部分。奥利维亚一直以来试图忘掉的就是自己的中国血统。如此看来，奥利维亚失去的“自我”恰恰是有关中国的那部分“自我”。但是，尽管奥利维亚的确是出生在美国的美国公民，但是她同时也是华人的后代，残留在她骨子里的族裔传统不是可以轻易根除的。这种双重的文化身份无可规避。假如她执意要割断与祖先的联系，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迷失于心灵的旷野，找不到真正的“自我”，也没有真正的身份归宿。虽然奥利维亚的前生不是中国人，但她在中国的日子里所经历的生生死死却足以构成她的深层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沉淀，无疑也构成了她此生作为中美混血儿的中国部分的种族记忆。它与生俱来，不容抹杀，任何抛弃种族记忆的企图都只能导致人格的分裂、身份的焦虑。而这正是奥利维亚的症状。琨正是通过修复奥利维亚的个人记忆和种族记忆治愈了她的焦虑症。当然，与谭恩美的前两部作品一样，种族记忆的恢复离不开对祖居国的回归，难怪奥利维亚感慨道：“我凝视着山峦，明白了长鸣何以看上去如此熟悉，它奠基于琨那些难忘的故事，过滤沉淀在我的梦中，那些牌楼、桂树、鬼商大屋的高墙，同向蜀山的峰峦。在这里，我感到自己被分割成两半的生命终于融合为一。”

三

黄秀玲的文本范例及其分析显示，“类我”文学的作家们似乎都只是

^① 张德明. 多元文化杂交时代的民族文化记忆问题[J]. 外国文学评论, 2001 (3).

暗示了自我的心理成长，而且主人公及其“种族影像”双方都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完成交流和顿悟的。“第一自我”在与“类我”的对阵中痛苦地意识到想通过与“自我”“断绝关系”（Disown）来达到同化是不可能的，于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有默默地接受作为少数族裔的身份，并调整或修正过去对接受和同化的观念。但是，在谭恩美的《百种隐秘感官》中，我们看到“种族影像”一直是有意识而且有计划地实施着她的“教导”方案，直到最后目的达成。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种族影像”的方法明确，似乎事先已经知晓了最终的结果；而“第一自我”对“自我”成长也有明显的意识。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百种隐秘感官》中的范例从类型上扩充了黄秀玲“种族影像”的理论；不仅如此，它还暗示了谭恩美对解决华裔身份危机所作的一些新的思考。

黄秀玲的专著《解读亚裔美国文学——从必需到奢侈》出版于1993年，而纳入其分析范围内的典型“类我”文本都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①，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与谭恩美写作及出版《百种隐秘感官》（1995年）时的环境已有很大的改变。虽然说美国1965年颁布的《移民法》大大地改变了亚裔人口的构成和他们的生活状况^②，促成了他们对“自我”理解的再思考，但美国多年来针对亚裔的一系列排斥政策和公开的种族主义转变为隐蔽的竞争压力，继续对亚裔起着一定的抑制作用。尽管汤亭亭等人已经是亚裔意识觉醒的受惠者，开始重新思考作为美国华裔或美国日裔的特殊族裔身份问题，但对于如何解决少数族裔身份焦虑的路径仍然不明确。及至20世纪90年代，肇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亚裔文学之流已经发展壮大，尤其是华裔文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涌现出不少新的作家和作品。尽管他们书写的主题和观点各不相同，但几乎都是通过书写自己的亚裔经验，通过“发声”来颠覆主流社会对其的压抑和歪曲。随着亚洲，尤其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崛起，华裔对祖居国的认可更是有了确实的保障。在这样的政治历史语境中写作的亚裔作家自然与二三十年前的作家的体验不同。以《百种隐秘感官》为例，琨不同于以往多数表现得沉默寡言的“种族影像”，她的喋喋不休可以被看作是华裔作家写作洪流的缩略版，他们都是试图通过言说自己，寻找种族记忆，来重新找回他们的

① 黄秀玲的《解读亚裔美国文学——从必需到奢侈》中“与种族影像的邂逅”一章主要依据的文本：汤亭亭出版于1976年的小说《女勇士》；洛尼·金子（Lonny Kaneko）发表于1976年的短篇小说《酱油小子》；莫尼卡·索恩（Monica Sone）出版于1953年的自传《第二代日本移民的女儿》；黄哲伦（David Henry Huang）发表于1979年的剧本《FOB》；艾希里·舒恩·邓恩（Ashley Sheun Dunn）发表于1978年的短篇小说《无人之境》。

② 戴超武：美国1965年移民法对亚洲移民和亚裔集团的影响[J]。美国研究，1997（1）。

双重文化身份。事实已证明，企图通过否认族性来获取接纳的努力并不能帮助他们在以白人为主流的社会里找到尊严。如果从谭恩美几部作品中互文地看，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在寻求被所在国接纳的同时，她对自己的祖居国文化已经不是采取排斥的态度，甚至表现出试图通过重拾种族记忆、回归祖居国来确立美籍华裔独特的文化身份的倾向。这不禁让笔者想起 D. H. 劳伦斯的一句话：“每一个大陆都有它自己的伟大的地之灵。每一个民族都被某一个特定的地域所吸引，这就是家乡和祖国。”^① 劳伦斯还曾把真正的自由比作“树的自由”，这个比喻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叶落归根”异曲同工。不论谭恩美是否知晓这句话，但此处，她所表现出来的意念与劳伦斯相仿：一个人不论如何远离祖居国，如何被所在国的文化所同化，他/她唯有在心理上回归了祖居国，认同了祖居国的文化，同时汲取了祖居国文化的精髓才可能建构一个整一的、健康的文化身份，从而具有整一而健康的人格；而整一、健康的人格才是确立美籍华人文化身份的前提条件。然而，这是否就说明她所表达的是美国华裔向中国传统回归的普遍愿望呢？纵观全书，谭恩美在《百种隐秘感官》中渲染了一种世界大同的理想，比如她借琨之口描述的阴间就是这样一种没有国界之分，没有语言障碍，没有种族、宗教歧视，只有善恶之别的“大同世界”，而且她书中大部分的人物都是没有确切国别的或混血的“一半”人，连奥利维亚的前生也只是个流落到中国的美国人。就连谭恩美本人也一再强调自己写作的是“美国故事”：“如果我必须给自己贴上某种标签的话，我会说我是个美国作家……我的人物也许多数是美籍华人，但我认为美籍华人是美国的一部分。”^②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她的回归祖居国以及找回种族记忆其实表达了她对种族多元共生的渴望，也是一种通过确立自己的族裔性得以跻身“主流”的写作策略，乃至生存策略。

【参考文献】

- [1] 戴超武. 美国 1965 年移民法对亚洲移民和亚裔集团的影响[J]. 美国研究, 1997 (1).
- [2] 陆建德. 地之灵——关于“迁徙与杂交”的感想[J]. 外国文学评论, 2001 (3).
- [3] 张德明. 多元文化杂交时代的民族文化记忆问题[J]. 外国文学评论, 2001 (3).
- [4] Giles, James R. & Giles, Wanda H. *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Vol. 173 [M]. Detroit: Gale, 1996. p. 288.

① 转引自陆建德. 地之灵——关于“迁徙与杂交”的感想[J]. 外国文学评论, 2001 (3).

② Amy Tan. *The Opposite of Fate* [M]. London: Flamingo, 2003. p. 310.

- [5] Amy Tan . *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M]. New York: Ivy Books, .1995.
- [6] Amy Tan. *The Opposite of Fate*[M]. London: Flamingo, 2003.
- [7] Wong Sauling Cynthia.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8] The Salon Interview: Amy Tan, <http://archive.salon.com/12nov1995/feature/tan.html10/02/04>.

(原刊于《暨南学报》2006年第1期)

八十年代香港新诗述评

古远清

【摘要】作为华文诗歌一种的香港新诗从20世纪50年代“反共复国”的滥情、呐喊，到60年代迈向内心探索，70年代本土意识确立，再到80年代本土意识进一步深化和高扬，本土意识日益提高。随着后现代主义诗作的出现，以及“九七诗”体现的彷徨怀疑情绪日渐增多，香港逐渐成为两岸甚至中西诗脉贯通的桥梁，这促使了更多的作者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抒写中国的历史文化，为大时代的变化做见证。香港新诗道路越走越宽广，香港诗人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也越来越重大。

【关键词】香港新诗；本土意识；后现代主义；一九九七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香港在蜕变。麦理浩（Sir Crawford Murray Mac LeHose）主持的港英政府一直在逐渐弱化殖民政策，放松对华人的管制。这时已成为国际金融大都会的香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东方明珠，人们的生活水准早已达到甚至超过小康水平。香港的经济神话虽然催生出香港意识，使港人以香港为家，树立国际威望，并逐步整理属于自己的文化体系，但香港毕竟是“租来的土地，借来的时间”，人们对香港的明天感到难以把握。这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迷惘，导致人们从文化上努力填补身份认同的匮乏。1979年有一首夹杂方言的流行歌，其歌词充分体现了进一步建构本土意识的重要性：

人生中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狮子山下》，罗文唱，顾家辉曲，黄霑词）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诗歌通史”（批准号：04AZW001）。